

TAI身體劇場

TAI身體劇場成立於2013年元月，成團至今已推出七檔製作《身吟-男歌 X 女歌》、《Tjakudayi我愛你怎麼說》、《橋下那個跳舞》、《水路》、《織布-男人 X 女人》、《尋山裡的祖居所》、《久酒之香》。成團期間受邀參與海內外藝術節演出：台北兒童藝術節、印尼日惹國際藝術節、愛丁堡藝穗節、中國烏鎮藝術節、澳洲墨爾本原住民藝術節、印度德里藝術節等。2015年作品《橋下那個跳舞》入圍台新藝術獎及Pulima藝術獎優選。2016年與國家國樂團NCO共同演出《Mauliyav在哪裡》，2017兩廳院新點子舞展邀請，與法國藝術家羅蘭·奧澤Roland Auzet共同創作《尋，山裡的祖居所》。從舞者的部落開始，希望能將從部落學習感受的文化反饋給滋養茁壯我們的土地。

演出製作群

編舞家 / 瓦旦·督喜

舞者 / ising·suaiyung (朱克遠) 排灣族，屏東縣來義鄉tjalja'avus部落 (來義)

ansiyang·makakazuwan (林源祥) 卑南族，台東縣卑南鄉pinaski部落 (下賓朗)

malang·Dapic (潘正宏) 阿美族，台東縣太麻里鄉sasa'lah部落 (新香蘭)

maya' a·taboeh·hayawan (羅媛) 賽夏族，新竹縣五峰鄉yaha'部落 (高峰)

aulai·tjivuljavus (宋浩然) 排灣族，屏東縣來義鄉kuljaljau部落 (古樓)

giljigiljaw·tjaljuzalum (陳忠仁) 排灣族，屏東縣三地鄉cavak部落 (青山)

ljavakaw·dungacu (吳智剛) 排灣族，屏東縣瑪家鄉wakaba部落 (涼山)

kagaw·yana (葉思瑜) 泰雅族，台中市和平區tgbn部落 (雪山坑)

製作統籌 / 瓦旦·督喜

燈光設計 / 許家盈

平面設計 / 陳明澤

舞台監督 / 郭芳瑜

排練助理 / ising·suaiyung (朱克遠)

服裝管理 / aulai·tjivuljavus (宋浩然)

攝影 / Ken Wang

音響技術 / 群動藝術有限公司

感謝來義部落族人

高貴英頭目及Ruvaniyav家族、劉清勇ama及Caljas家族、莊月里vuvu、林德水vuvu、陳高秋英vuvu及其家人、許幼枝ina、朱萬花ina、李末雄ama、李石安ama、陳金嬌ina及其家人、劉雪鳳、高花香、曾秀玉與來義部落文化健康站的vuvu們。

還有一切不及言謝默默支持的朋友們！



TAI身體劇場 花蓮市豐村23-33號 03-8331157
taibinaw@gmail.com https://www.facebook.com/TAIBodyTheatre/



本團獲國藝會107年度演藝團隊分級獎助專案贊助
本團獲107年度花蓮縣傑出演藝團隊

指導單位：文化局 花蓮縣文化局
主辦單位：TAI身體劇場
贊助單位：國藝會 台師大
聯絡電話：(03) 8331157

TAI身體劇場2018年度製作《Tjakudayi我愛你怎麼說》

就像咀嚼芋頭乾，越嚼越香 瓦旦·督喜

以前，部落裡的文化知識傳承主要以「口傳」形式進行，透過聲音、語言與音樂來傳遞。樂舞是我們用聲音和肢體語言的形式延伸，傳遞並記錄自己文化和族群記憶的身體文本。不僅反映了原住民文化心靈的內在世界，更可以透過現在這幾十年來樂舞的變相，探尋原住民在不同時代的社會變遷。「歌謠」一方面在當下蘊含著族人的集體記憶，提供族人不斷滋養的文化與生活來源；另一方面，也提供族人一種歷史經驗、自我認同、族群象徵等的一個文化機制。換言之，歌謠不是該族群一種硬梆梆、死板板的集體記憶而已，更是該族群處於變遷中、活絡化的一種歷史經驗與生命基調。

《Tjakudayi我愛你怎麼說》改編自「第三屆台灣原住民族文學獎小說組佳作作品」的《我愛你怎麼說》，小說的場景現場就在屏東縣Tjalja'avus來義部落。2013年，還沒有「腳譜」的發展，過程中當這支作品再度搬出來演，幾年下已變化太多。經歷了不同作品，也不斷往返來義部落，逐漸對這支作品產生新的情意。

排灣族的歌謠常給人一種哀思，悠遠的氛圍。歌謠意境文雅又富於感性，在嚴謹階級制度下的排灣族，美感經驗是什麼？歌謠如何完美表達？生活中為何而歌？歌謠當中所要表現的情感是什麼？情感與文化連結的密切度，可從不同的文化對類似的情感表述差異下，一窺知之。《ata pitjusaliljing下聘歌》開啟我們認識排灣情感的第一首歌，看著vuvu唱歌的表情，委婉的轉音不顯浮誇，樸實濃郁的包覆我們的心思，就像咀嚼芋頭乾，越嚼越香。以新家山上工寮前的「春光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與「光」的文字，讓人落入某種哀思之情，似乎也開啟了我們心中的那一道光，在傳統的路徑往返、穿梭。

我愛你怎麼說 ising-suaiyung（朱克遠，原著小說：我愛你怎麼說作者）

這一切開始於想要寫一篇「愛情」小說！我的童年圍繞在村莊、VUVU(排灣語祖父母)，與親朋好友的微小宇宙內。VUVU是恆星的存在，我總是跟在她左右繞著她轉。小米田、養豬圈，總能看見我與她共處的身影。清晨四點在黑暗中起身，即便沒喚醒我，我已能自在的跟著起床。點起燈、客廳中，她逕自坐在石板地上，處理著前夜未剝完的花生，距離上學時間尚早，我也在旁陪著坐；忘了彼此有沒有交談，但許多的清晨，好似都是這樣靜靜的相互陪伴著。晚間我們一同看著八點檔，VUVU看不懂也聽不懂中文，卻又著迷於電視劇內穿著古裝的人們打鬥的身影；她像是看著一場默劇，似乎大多都能心領，但到一個段落還是會好奇問我，現在演到甚麼情形？我用著族語混雜著中文，想跟她說男主角深愛著女主角，但另外一個壞人(女配角)卻使用了小手段，逼的男主角跟她共結連理。孩子的我甚至不能理解第三者、劈腿，或是背叛這樣的人情世故，卻已然必須要用族語交待這劇情，VUVU笑了笑若有似懂。就寢前的上廁所從來不是我能單獨完成的易事，VUVU的廁所總是昏暗，就著一盞黃燈，黑暗中似乎甚麼鬼怪都能衝著你而來。我蹲在廁所上著大號，VUVU坐在外面等著，時隔3秒我便要呼叫VUVU，直到確定她嗚~~~的叫喊聲飄散在外頭，陪伴著我。

寫了一些我與VUVU的童年往事，似乎跟愛情一點都扯不上邊！當然原著小說是愛情小說沒錯(無誤)！只是改編舞作內，所要聚焦的即在「我愛你」、「怎麼說情感上的擴大與延伸。用歌謠、用身體、用勞動去承載排灣族人的情感。老人的歌謠黏膩的像是水煮後，搗爛的芋頭泥般難分難捨，VUVU說情歌內的一對戀人就像竹子緊緊密合著，你想用力掰開它，但它的韌性與彈力還是緊緊聯繫著，即便將之剖半了，也始終僅能密合在另一片竹子。

《我愛你怎麼說》說著一種抽象的情感，是排灣族血液的哀思與憐惜。對部落、對土地、對家人、對戀人，天生的多愁善感。愛，像最深山裡遍尋不著的檜木，是在懸崖峭壁處最難取得，一株發出香氣的植物。就像吐出肺部內的最後一口氣，我愛你是這麼的珍貴，這麼的難以道出。

TAI身體劇場2018年度製作《Tjakudayi我愛你怎麼說》

排灣族來義部落傳統歌謠詞意（依演出順序）

一、tulimai

童謠。在舊來義時期，部落族人居住環境多為一排一排的石板屋。而在居住戶數最多的那一排曾有多達25戶的記錄；又因為該條街上多為頭目、貴族所居住的那一行列，所以也被戲稱為「貴族街」。這條歌謠是小朋友自己發展出來的童謠，吟唱方式是由部落最左邊的家屋(Paliyuleng)唸到最右邊的家屋(Masaisai)。過程中要用背誦的方式將家名全數唸完，且僅能用一口氣的方式讀完。

二、lalesai

lalesai的曲調已很難在部落中聽到，除了曲調難以掌握、艱澀隱晦的辭義也難以理解甚至學習。lalesai的曲調多為表達對某人，或某項已逝去不在復返的情景或事物的感嘆與哀思，呈現排灣族人對於情感的哀思觀點。

三、ui ui Paljuljui

童謠。一位叫做pa'ljeljui的女子一日前往田裡農作，到了中午用餐時間她煮了地瓜來吃。吃著吃著覺得地瓜好吃極了，好吃的甚至忘了自己的名字。

四、ti vuvu i kaliyuku

童謠。描述一名年老的老婦人在水潭邊織布，突然從山頂上滾來了一只生長著蜂巢的木臼。蜜蜂因為被滾動驚擾起來，直接叮往了婦人的陰部去，而老婦人因為疼痛大聲地叫了出來。

五、naruwan

情歌。排灣族歌謠中最為豐富且多產的歌謠即為情歌，以naluwan為起首的歌謠更多達數十首。情歌大多在農忙時、休憩間或深夜時，由各家戶的未婚青年男女相互對唱著。吟唱時喜歡用隱喻的方式傳遞自己深厚的情感給對方。

六、ata pitjusaliljing

情歌。此首歌謠雖為生活性歌謠但在排灣族社會中也有其嚴謹的規範。歌詞必須要從頭目的詞曲開始唱起，是為表達對部落頭目的敬重。歌曲為一問一答的方式，女生問起男生準備多少條的琉璃珠來贈與女方，男方則回以頭目的儀禮表示會用一籃的琉璃珠來迎娶女方。歌詞寫到：要找到適宜自己的對象，就像在漆黑伸手不見五指的密林樹蔭間，找到一片葉子一樣的困難。

七、tjakenu

童謠。排灣族語中有一些較難以發音的族語tj、dj、lj、dr等音，部落族人為使小朋友能在語言學習的成長過程中，快速的學習發音，便發展出了這首童謠。

八、a-ai(pata'ed tua lumamad)

搖籃曲。此首哄睡歌謠多為女性所演唱，將出生的小嬰孩放在布匹內輕輕搖晃著。嘴巴輕輕吟唱著對小孩的期許，希望他長大能當個乖巧、孝順的孩子。

九、isace'aljan

生活歌謠。多為族人跳傳統舞步時所演唱的歌謠，曲調輕鬆愉快。詞義說著來義部落的傳統文化，不會因為時代的變遷而變質流散。也提醒著族人不能忘本，並要時時感念逝去的祖先。